

魔

卷



魔 卷

韩 迺寅

HEI LONG JIANG

HAO NIAN ER TONG

CHU BAN SHE

(黑)新登字第6号

责任编辑: 宋 歌

装帧设计: 宣 森

魔 圈

Mo quan

韩 近 寅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(哈尔滨市道里红专街95号)

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5 8/16·字数 102,000

1991年10月第1版

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,359

ISBN 7-5319-0859-X/I·236 定价: 2.35元

冰雪再厚，树叶也要发芽，
日子再苦，婴儿也要长大。

——摘自鄂伦春族民歌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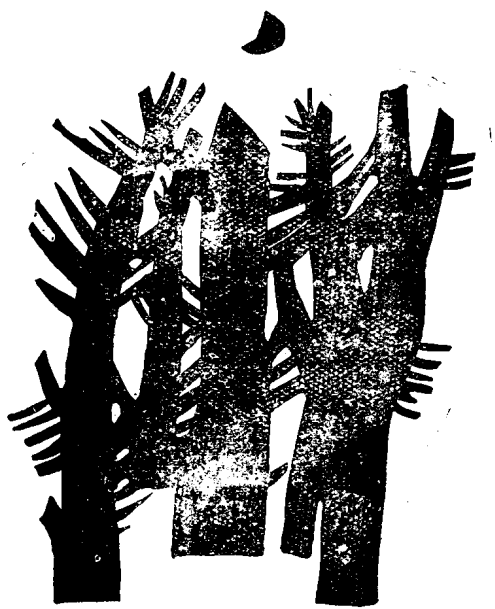
会跑的冰帆村

小 引.....	3
1. 吃了豹胆的娃子.....	6
2. 弓下不惊的鸟.....	13
3. 可怕的笑脸.....	22
4. 警号突然响起.....	27
5. 打完鱼的冰窟窿.....	31
6. 飞刀猎黑熊.....	40
7. 浓浓的暮色中.....	47
8. 豹娃难为情了.....	58
9. 多像一块好矿石.....	66
10. 不出囊的妙计.....	73
11. 智断冰帆绳.....	78

神盒里的羽毛

1. 傻狍子上当95
2. 箭要离弦时102
3. 夜逃奇奇岭116
4. 神盒里的羽毛126
5. 快乐的“尾巴”133
6. 天啊，慢点亮141
7. 狍哨嗷嗷响152
8. 鲜花像血痂161

会跑的冰帆村



小 引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

在小兴安岭脚下阿不沁冰河上坐落的一个村庄里，随着震撼寒空的三声信号枪响，这个村庄里的每一幢房子都忽地生出了翅膀，整个村庄突然飞也似地朝远处跑去，刹那间，就沿着冰河隐没了踪影。

小朋友，你看到这里，准会挺纳闷儿吧？那村庄不长胳膊不长腿的，怎么还能会跑呢？那枪声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啊，这件事儿说起来是怪新鲜的，就是因为这个既不长胳膊又不长腿儿却会跑的村庄，才引出了这个复杂而又动人的故事哩！

说起来，那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一个严冬，在小兴安岭脚下的阿不沁冰河上出现了一座冰帆乌力楞。在鄂伦春语里，乌力楞就是村落的意思。这个冰帆乌力楞里，居住着二、三十户鄂伦春族猎民。每户猎民那低矮窄小的仙人柱（鄂伦春人的住室，用柱子搭成圆锥形，再用树皮或兽皮苫盖好），板底上都有两排会转动的小木轱辘。它的门口，都竖着一根高高的帆杆，待到扬起帆来，猎民手持撑杆，将那杆底上的铁尖尖扎住冰面轻轻一撑，仙人柱就会顺风“嗖嗖嗖”地跑起来。这时候，猎手神气地站在仙人柱前端，手持撑杆，眼疾手快地掌握着航向，那仙人柱会不偏不倚地沿着冰河顺风飞行。要是这二、三十座冰帆仙人柱一起扬帆，一座接一

座鱼贯而飞，就像一条巨龙，刹那间，尾巴一甩就没了影儿。倘若再遇上稍大一点儿的风呀，那个快劲儿呀，就甭提啦！汽车飞轮撵不上，骏马扬蹄也是干瞪眼……

这个鄂伦春部落的猎民为什么要住这会跑的冰帆乌力楞呢？原来，这一带常有地痞、惯匪和奸商出没，他们知道鄂伦春猎民猎技高强，家家户户都有些珍贵兽皮和山货，曾不止一次地抢劫过他们。这个鄂伦春部落里的头人寇哈泰绞尽脑汁，想出了让乌力楞会跑这一招儿。他派亲兵日夜站岗放哨，密切监督周围的一切动静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一发现有一点点蛛丝马迹，他立时鸣放三声信号枪。随着信号枪弹在天空炸响，那一幢幢仙人柱顿时扬起帆来，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飞驰而去。

这阵儿，山外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消息，对这个闭塞的小小游猎部落的猎民来说，是难得听到的。寇哈泰从鄂温克几个反动头人那里听说后，知道形势对他不利，便严严地把消息封锁了起来。

眼下，冰帆乌力楞里的猎民哪里知道，这次在后面跟踪紧紧追赶他们的这支小队伍，既不是地痞、惯匪、奸商，也不是欺压过他们的白俄兵、满清贪官污吏、日本鬼子、国民党，而是共产党派来的一支二十多名战士组成的解放军工作队，要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帮助他们走出古老的原始森林，由游猎变成定居的半农半猎式的幸福生活。

这支解放军工作队的队员都骑着马，有的马上驮着棉帐篷，有的驮着粮食、炊具。他们冒着严寒，已经沿着阿不沁冰河追踪一个多月了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刚刚看着冰帆乌力楞

一点影儿，还没等再靠前点儿，一眨巴眼的功夫，整个乌力楞随着扬起一张张冰帆，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可是，这支解放军工作队并不灰心，他们还是追啊，追啊……

小朋友，这个生动而曲折的故事，就是从解放军工作队追逐这个鄂伦春的冰帆乌力楞开始的。

1 吃了豹胆的娃子

说来奇怪，小兴安岭已进入了数九隆冬，竟没落过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。但是，却也寒风飒飒，冷气逼人。那些挂在枝头上的片片残叶，就像被冻得再也受不住的小鸟，猝然脱离树枝，成群地向地面飞去。

干冷干冷的酷寒，冻结了树液，冰封了河流，整个小兴安岭就像被冻死了一般，没有生机，没有活力，只有从冰帆乌力楞上空飘散的缕缕炊烟，从冰江附近正在拉弓鸣枪的一个个矫健的身影，才使人感到：小兴安岭还在呼吸，还有生命。

这个冰帆乌力楞里的猎民们，自从有了让冰帆乌力楞会跑这一招儿，对于想摆脱追击强抢他们的贼敌，那简直是一件太轻易的事情了。

冰帆乌力楞又一次很快甩掉身后追赶他们的影子，来到了青峰岭下的冰江上。

头人寇哈泰站在虎皮仙人柱地板上，忘记了寒冷，遥望着远处天空，心里犯了嘀咕：过去，追赶冰帆乌力楞的贼敌，在瞧着冰帆乌力楞飞跑的刹那间，不是呼号乱喊，就是鸣枪胡乱射击；而在这个月内相继几次追踪的都是这片小黑影，他们既不呼号，也不鸣枪。奇怪，这一片小黑影是什么人呢？难道不是贼敌，是上次鄂温克那个头人来时说的那种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工作队吗？听说这样的工作队老多老多，几乎

驻进了鄂温克、达斡尔、赫哲族的每一个部落。他们不抢也不骗，专门领着穷鬼们闹什么“革命”，说是那里的穷鬼们心里乐开了花，头人老爷却倒了八辈子霉。那个鄂温克头人说得血淋淋的样子，可真有些吓人！说是他们那儿有个部落的头人，因为勾结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官，收穷鬼们的税多了点儿，解放军工作队开进那里以后，给穷鬼们撑腰打气儿，罢了他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头人衔。不妙的是，那个头人干的那些坏事，他寇哈泰头人也占着。后面追来的要果真是解放军工作队，他寇哈泰还有个好啦！弄不好，可能命也要没了。他还听说，这解放军工作队有鼓动穷鬼们的招儿，一鼓动，穷鬼们就会像着了魔法一样，说啥听啥地跟着他们干……

寇哈泰越想越怕，怕得从肚子里直往上倒凉气儿。他下令家家猎手都要加固修缮自己的冰帆仙人柱，谁要因为自己的冰帆仙人柱拖累全乌力楞，要重重受罚或治罪。同时，他也开了恩，谁家的兽皮坏了或嫌冰帆小不兜风，可以免收皮税十张，但要想法赶快换新的。

猎手们细细一检查，果真有几家的冰帆仙人柱需要修缮。豹娃家的，就是其中一个。那板底下的小滑轮轱辘，有好几个裂开了缝，用熟制的光板儿狍皮、鹿皮、野猪皮等缝制缀合成的大长方帆，不知怎么有了几个小窟窿眼儿，还有几个缝缀处开了缝，真需要好好修修补补呢！

豹娃的阿爸莫勒根已经四十多岁了，是名老猎手。他穿着破旧的长毛皮大哈（鄂家自制的兽皮大衣）。这阵儿，冰帆仙人柱刚停下来，他那剽悍瘦削的面孔盯着冰帆仙人柱要

修缮的地方，眉宇间刚拧起一个皱皱巴巴的疙瘩，胆大机灵的小豹娃眼珠儿一骨碌，就猜透了阿爸的心思。

“阿爸，你就好好修咱家的冰帆仙人柱吧！”豹娃凑到阿爸跟前，抱住阿爸的一只胳膊仰起脸儿，脑袋一歪说，“你不是说多打野牲口，早点儿给我换支猎枪吗？我不能在家干瞧着玩呀，要是放我出去，准能打回点鹿呀孢子什么的！要是换枪也能凑数顶用呢……”

阿爸抬起头来，目光和豹娃紧盯着他的目光交织到了一起。从阿爸的目光里，可以看出他心事重重。是啊，阿爸怎能不心事重重呢？按着乌力楞里的风俗，后生到了豹娃这个十三、四岁的光景，跟着大人学完猎，早该顶门立户狩猎过日子啦。唉！可是，这几年乌力楞挨抢遭劫好几次，头人寇哈泰收税又狠。这爷儿俩身上省，肚里挪，只给豹娃置了一张弓和两把短柄小猎刀。眼下，豹娃渐渐大了，有了猎人的胆量和智慧，猎技也蛮不错了。阿爸实指望快快给娃子弄杆好猎枪，再使把劲儿精心带一带，期望豹娃也像自己那样，成为乌力楞里的莫日根（神话传说中的神猎手）。

这一期望，使这位老猎手在苦难重重的游猎生活中拼搏着，顽强地生活着。可是，日子竟一天不如一天。五年前，他们还是一家五口呢，现在，只剩下他和独苗苗豹娃了。三年前，一大帮山头匪霸夜袭乌力楞，太帖（奶奶）紧紧抱住准备给豹娃换猎枪的一张虎皮，被山匪一刀砍死，虎皮也给抢走了；前年，阿妈又在乌力楞一场瘟疫中丧了命，阿妈丧命不久，豹娃那刚过百天的妹妹躺在桦皮摇篮里，挂在仙人柱门口一株树杈上，趁豹娃和阿爸到河边洗肉、挑水的功

夫，被一群突然飞来的老鹰活活啄死了。

在苦难的游猎生活中，常有天灾，也常有人祸，凡是活下来的人，谁不是几次死里逃生呀！

其实，这豹娃还是阿爸从豹口里硬夺回来的呢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

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寇哈泰带领猎民们游猎到了密林深处的一条峡谷里，建起了乌力楞。刚会迈步不久的小豹娃在仙人柱桦皮门旁屙屎，突然从密林中窜出一只斑花豹，叼住吓趴在地上的小豹娃的光板皮褂儿后襟，撒腿就跑。恰巧，阿爸从仙人柱里出来抱柴，顺手捡起竖立在仙人柱壁旁的猎枪，对准斑花豹就是一枪。那斑花豹后腿受了重伤，丢下小豹娃一跛一跛地就要逃。莫勒根哪肯放过，紧接着“砰”地又一枪，结果了斑花豹的性命。

“娃子！”莫勒根急忙跑上去，抱起浑身直哆嗦、脸蛋儿煞白的小豹娃问，“要是阿爸不出来抱柴遇上，不就没命啦！豹子叼你，你咋不喊阿爸呢？啊？”

小豹娃颤抖着嘴唇说：“我……怕……怕……”

阿爸紧紧抱住豹娃，瞧着地上直翻楞白眼珠儿、肚皮还在微微扇动的斑花豹，猛劲踹了一脚骂道：“好大胆的贼豹子！天还不黑，竟敢到我仙人柱门口叼娃子！”

那斑花豹被莫勒根一端，嘴里冒出一口白沫沫，肚皮的伤口处的枪眼“咕噜噜”冒出一汪殷红的鲜血，四腿一挺，再也不动了。

“娃子，你先站站！”莫勒根说着，把怀里的小豹娃放在地上，从腰里“喇”地拔出小猎刀，“刺啦”一声刺开豹

膛，拽出一挂血淋淋的内脏，从肝旁边摘下那深绿色的豹胆，双手捧到小豹娃嘴边说：“娃子，快，吃了它，吃了它就胆大啦，就什么也不怕啦！”

阿爸这样做，原来是想起了神话传说里，有个十多岁的鄂家娃，吃了吉亚齐神仙（传说中主宰鄂家祸福的神）赐给他的一个豹子胆，长了满身英雄豪气，只身打死了一只专吃鄂娃的蟒豹（传说中的妖怪）。

小豹娃眼巴巴瞧瞧豹胆，又瞧瞧阿爸，愣愣地不肯张嘴。

在这衣皮食肉的游猎生活中，要说那豹肝儿、豹心什么的，就是不用在吊锅里煮熟了，鄂家哪个娃子还不能生嚼进肚里多半个呀！可这个像小野鸭蛋儿大的豹胆，除了外面这一层绿格莹莹的薄皮儿外，里面装的全是苦水水，别说吃呀，就是捅破了用舌尖舔一舔，那苦味儿也会半天缓不过劲儿呢。前年春天，小豹娃闹咳嗽老不好时，阿妈就给他吃过一个和这个模样差不多的野猪胆，他清清楚楚记得哩！

“吃吧，啊？”阿爸双手捧着豹胆往他嘴边靠靠又催了，“娃子，不怕的，憋住气儿，一口就咽下去了！”

小豹娃不由自主地张开嘴，耸耸鼻子，接过豹胆，憋住气儿，咬破薄皮，骨碌倒进嘴里咽进了肚。

.....

这件事，豹娃一直清楚地记着。

豹娃见阿爸有些犹豫，不肯放他进山，脸儿一仰，和阿爸对视着，满脸英姿勃勃地说：“阿爸，我吃过豹子胆，又有你教的好箭法，你在索里修冰帆出不去，就让我去吧！”

阿爸瞧着威势势的豹娃动了心，换枪的皮张需要抓紧积

累。再说，如果拿着娃子总像不敢撒手的风筝，什么时候也飞不高呀！前几天进山打猎时，那几只飞龙鸟、狍子和鹿什么的，不都是豹娃打住的吗！对，也该让他自己闯一闯啦。

“娃子，”阿爸紧紧把住豹娃的两个小肩膀头儿，板着脸说：“阿爸同意，去是去，可有两条，你得遵守……”

豹娃点点头。

阿爸接着说：“一是只许在江沿附近转悠，不准到远处去；二是遇上大牲口，要按着阿爸教的那些招儿躲过去，别硬仗着胆去惹它！”

“好！”豹娃回答得非常干脆，但是，心中可不大满意，“哼，阿爸就是瞧不起人，碰上大牲口又能怎么样！猎些小鼻子小眼儿的玩意儿，得多少才能换一支猎枪呀！”

他心里这么嘀咕，嘴上可不敢往外说，阿爸的脾气他是知道的，说出来，阿爸会说自己逞能不算，还会改变主意不让出去了哩。

阿爸见豹娃遵从嘱咐，一边帮着他往身上挎弓，往腰绳上系箭袋儿，又再三叮咛：“你可一定要听阿爸的话呀……”

“哎呀呀……”豹娃嘴一咧，一跺脚，像是撒娇，又像是不耐烦地尖着嗓子嚷嚷道，“记住啦，记住啦……”

豹娃打个口哨唤上猎犬，撒开腿，很快跑出冰江，爬上岸堰，钻进了老林子。

你瞧，那豹皮帽上的两片腮遮儿，随着他奔跑一忽闪一忽闪的，看那墩墩实实又矫健的身影，倒果真像一只勇猛的小豹子哩！

莫勒根望着豹娃隐去的身影，有几分自喜，不愧乌力楞